

狼毒花开的“警示”

□ 徐 涵

无论在哪个领域、学科，甚至我们的内心，都会看到狼毒花的影子。它美丽、幽香、生命力旺盛，但它却是一种毒草，是“警示灯”

来到河北丰宁坝上草原，在草地上惊喜地发现一丛丛艳丽的野花，零星点缀在绿草之间。它的花蕾一簇簇顶在草茎的尖上，更神奇的是，妖艳的粉红色花蕾，开出的花却是白色。一枝枝举着小花的绿草在风中骄傲地摇曳着，为6月草原的绿色平添一道别样风景。

问当地人，这么可爱的花叫什么？当地人告诉我，它是狼毒花，又叫断肠草。我惊了，这样娇媚艳丽的鲜花居然有着如此邪恶的名字！我开始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搜索得知，狼毒花又叫火柴花，有瑞香科狼毒、大戟科植物狼毒。我看到的正是瑞香科狼毒，当它还是花苞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花瓣背后的红色，而开的花是雪白的。一株草茎上可以开10朵~20朵，每朵花5个花瓣，花朵的直径不到0.5厘米，小而娇艳。这种花生于山坡及山野向阳处，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及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其根、茎、叶均含毒素，可制成药剂外敷，能消积清血。亦可做农药，用以防治螟虫、蚜虫。但人畜绝不能食之。

人畜不能食，草原放牧的动物就绝不会去碰它，于是，当草原退化，草产量下降时，狼毒花便会恣意生长。特别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草场沙漠化时，狼毒花因其根系强大，吸水能力极强，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而在高原上盛开，成为草原蜕变成沙漠的最后一道风景线。

坐在办公桌前，我好像依然能看到阳光下傲然展示着美丽与强悍的小花。刚好有一封新来的邮件，一位朋友发来他在另一片草原上拍到的美景，盛开的鲜花铺满了草原，这鲜花正是我刚刚认识的狼毒花。看到这美丽的景色，我却根本感受不到朋友的兴奋，因为满地的狼毒花让我看到的是死亡和沙漠。

我无意妖魔化这样一种植物，但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存在对我有了一种深深的触动。它竟然让我想起不久以前和从事流通业的朋友们谈论的一些事。

在有的城市，一些传统的零售企业一直在迅猛扩张，这些企业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复着传统的经营模式，用粗放的经营方式牢牢地占领市场，也用各种方式抵御着外来“异类”的竞争。由于这样的企业在城市里有着很强大的根基和历史。一家独大，无人可敌，就像那一簇簇强悍的狼毒花，在即将成为沙漠的草原上开放蔓延。当这些城市为自己的商业品牌骄傲时，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城市的市场环境正在走向恶化？没有多元化的发展和对新市场、新消费、新业态的引导与培育，这样的环境其实不利于刺激消费，拓展市场，也不利于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应该对未来的走势引起重视了。

当然还能联想到很多。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学科，甚至在我们的内心，都会看到狼毒花的影子，它美丽、幽香、生命力旺盛，但它却是一种毒草，是“警示灯”。当我们感觉到只有这样一种貌似美好的事物或观点在非理性成长的时候，就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与反思，看看是否这里正在走向“沙漠化”，更要谋求改变，让我们的“草原”重新成为一片绿色的生命之源。

☆ 中国作家要“走出去”，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潜心创作出具有经典品质的原创作品
☆ 时代变了，读者的需求变了，我们的文学趣味也应该求新求变

解开

中国文学走出去

□ 姜 范

“密码”



6月3日，西班牙语版小说《解密》在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24个国家上市，首印了3万册。

此前的3月18日，《解密》英文版在美国、英国等35个国家上市，创下了中国作家作品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

年内，还将迎来《解密》的法语、土耳其语版；明年还将推出德语、意大利语、俄语等10多个外文版本。

不仅是多个语种遍地开花，《解密》外文版的运作方式、版税等指标，也较之前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了跃升：《解密》英文版的推手，是英文文学出版界的巨头——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美国FSG出版集团，麦家成为首位被收进“企鹅经典”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以往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收藏主体是学术和研究型图书馆，《解密》的收藏者则七成是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此外，高达15%的版税，让《解密》享受着国际一流畅销书的待遇。

对于备受期待却又不无尴尬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来说，《解密》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新鲜案例，也燃起了人们对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期盼。

解密《解密》

国际出版界何以对《解密》青睐有加？

1000 个人心目中都有1000个哈姆雷特。看待《解密》也是如此。

故事本身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尽管麦家本人并不愿意被贴上“谍战作家”的标签，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他对这一特殊领域的深度开掘是其赢得大众关注的关键。天才、神秘、悬疑、压抑、残酷，这一领域无疑具备诸多抓人眼球的看点。《纽约时报》看到了《解密》的“神秘”：“他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秘密世界，是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所知的，外国人更是一无所知”。《泰晤士文学增刊》则重点关注小说中展现的秘密世界里的复杂人性：“小说《解密》于微妙与复杂中破解秘密、探索政治、梦想及其意义……释卷之后，揭示人性的复杂才是本书永恒的旨趣之所在”。作家莫言也曾评价说，麦家开启了陌生的写作领域，然后遵循文学作品塑造人物的最经典的方法来完成了它，所以获得了读者的喜爱。

作者本人的评价，则冷静低调得多。“《解密》的成功，是由一连串不可复制不可预测的偶然造成的。”麦家如是说。一个偶然出现的翻译家，因为飞机晚点，偶然在机场看到《解密》，因为祖父从事过破译工作而对《解密》产生兴趣，正是这样一个偶然接着另一个偶然，《解密》英译本才得以诞生。

出版研究者提供了看待《解密》成功的另一种视角——“功夫在书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认为，

《解密》的成功是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交织的结果。称之为“偶然”，是因为《解密》的输出适逢“斯诺登事件”沸沸扬扬之时，可以说是成功借势国际话题。称之为“必然”，一方面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世界“解密”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中国书业近年来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作家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日益得到认可，这些因素都会促进海外出版社和媒体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好奇心和亲近感。

文艺评论家则看到了《解密》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标志性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国读者并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而是习惯于将文学作品当成‘中国社会读本’。莫言、麦家等人的作品让国外挑剔的纯文学读者从文学层面打量中国当代文学，这是一个突破某种定见甚至成见的标志。但愿从此能慢慢改变引进和‘被引进’的逆差。”《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这样评价。

谁是下一个《解密》？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解密》的成功，以及最近阎连科获得颇有国际声誉的卡夫卡文学奖，一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美誉度和关注度持续升温，引发了国内外各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期待。

百余年来，我们对国外文学的引进热情和引进规模，一直远远高于中国文学的“被译介”。即使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依然处于边缘地位，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依然存在。

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悉数来到中国，重要奖项、热门国家的名作佳作很快就会出现中译本；与此相反，在海外能够进入商业出版、摆上书架的中国文学作品，却是寥若晨星。汉学家蓝诗玲提供的数据颇有代表性：“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

诚然，成功的文学作品，通常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魅力。文学“走出去”，也绝非朝夕之功。希望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的人们，还是希望复制《解密》的成功，出现一本又一本《解密》。

在郝振省看来，《解密》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反映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共有的探密欲望，体现对叙事手法的创新和探索，雕琢优美的叙事语言，再配之以能够真实准确传达作品思想的优秀翻译，这些都是吸引海外读者的重要因素。他同时也强调了营销的重要性：“还要注重拓展海外营销渠道，如果没有营销渠道的助力，传播能力不足，海外读者接触不到我们的优秀文学作品，那就‘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即将实施的“麦家全球推广计划”将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全新尝试。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省作家协会将协同五洲传

博物馆之旅

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里感受——

大河奇迹

□ 陈 力

2000 多年的历史

长河，5000 多公里的
黄色大河，演绎出无数
令世人赞叹的奇迹

也许是黄河也不知道要历经多少波折入海，就用345公里的水道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划下了“几”字的横折。当地百姓所称的“二黄河”——从黄河引水的230公里总干渠，滋润着上千万亩的后套平原。临河城外，黄河与“二黄河”之间，“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用水纹状的布展，诠释着母亲河不息的心潮。

黄河，世界公认的最复杂难治的河之一。不仅全球所有河流存在的问题在黄河上都能寻找到踪迹，而黄河的改道、悬河、断流均可称作世界之最。到今天仍有人认为，炎黄子孙既得益于黄河的哺育，又受害于黄河的张狂。黄河水利博物馆负责人告诉我们，170万年前，兰州至宁夏一段，黄河只是安澜的河套古湖。120万年前，黄河东入海，切开三门峡。正是她拒绝偏安一隅，正是她坚持百折不回，正是她携沙负重前行，才滋润了北方更大范围的土地，才哺育了包括农业、冶炼、建筑、纺织、医药、天文在内的古代科学技术体系，才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脉络。至于水利之中有水害，那只能说明黄河母亲经沧桑而不溺爱，既要呵护孩子的成长，还要对他们进行挫折训练、增益本领，更要砥砺勇往直前的意志。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5000 多公里的黄色大河，演绎出无数令世人赞叹的奇迹。其中，河套灌区陆续完成了秦始皇时期的北部开发、汉武帝时期的西部开发、北魏时期的东部开发和晚清时期的中部开发之后，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世界上超过10万亩的灌区就算大型灌区了，而黄河灌区一首制即只开一个水口就灌溉1026万亩，就是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叹为观止。”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刘永河充满自豪，“这里对灌区管理的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虽然在收集藏品时有人称我为‘破烂王’，但我乐此不疲。我们手里一本民国时期的《水利辑要》，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也求之不得。而它，就是我们独特的镇馆之宝。”

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但就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黄河依然设置了严峻的考场。50多年前，河套地区没有调水闸门等设施，来水量少时，水渠缺水造成旱灾，来水量大时，洪水又常常淹没良田而形成洪涝灾害。黄河行河主流也迁徙不定，各渠道引水口常因此而淤积报废。此外，由于灌排整体不配套，河套灌区长期处于有灌无排的境地，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土壤盐碱化日趋严重。为了彻底变水患为水利，1958年11月15日，当时的巴彦淖尔盟组织2万多人开到了总干渠工地现场。之后的9年时间，10多万人手挖肩挑，完成土方1408万方，使河套平原的灌溉面积翻了两倍，成为名副其实的塞上粮仓。紧接着，15万人历经10年不懈奋斗，终于使200多公里长的总排干沟全线疏通。走进博物馆，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把人带回那个战天斗地的红火年代。

巴彦淖尔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明中偶尔担任一次“讲解员”，使参观者获得更多信息。原本，河套灌区管理局只是想在新落成的办公楼一角设置一个简单展区，讲述河管局“自己的故事”。市委宣传部适时指导，并进一步获得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支持，把展区升格为博物馆，开始讲述黄河水利的大故事。

一位伟人曾经慨叹：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今天细细想来，我们就应该寄望大河安澜的同时，内心永远激荡着挑战平庸的滚滚心潮。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责任编辑 敦 蓉 梁 婕

邮箱 jjrbzmk@163.com

